



毛詩要義卷第八 幽七月至狼跋

①公劉后稷曾孫自郃遷幽幽戎地

幽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
徒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
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
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杜預云幽在新平
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郃
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②國語史記不窋遷幽盖公劉始遷郃民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
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
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
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
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
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悉自郃徙幽
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
郃國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遷之也

③ 幽詩周公居東都時作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
義曰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
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
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
二年順金縢之成文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
歌幽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
都作之也

④ 自文武生卒之年數至周公攝政居東

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
 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
 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
 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
 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
 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
 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
 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
 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
 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
 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大宰以右王室周
 公既為大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
 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

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暮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孰未獲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反也

⑤毛意周公以法誅管蔡非避居

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鷓鴣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鷓鴣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

⑥周公攝政在喪時或除喪後毛意不明

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云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毛以鷓鴣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辟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

⊗王肅祖毛王數文武之年亦同鄭

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勝
 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
 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
 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
 克殷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
 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
 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
 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
 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
 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
 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
 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
 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
 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

耳當作年

宗年六

侯沈叔段

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
也金滕云武王既克殷二年
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
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滕云
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
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

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滕云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
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
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
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滕言二年者
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
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
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

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
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
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耳共為二年故云
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
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
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
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
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
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
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
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
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
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
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

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

○王肅周公攝政作七月季札居東作

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大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居東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鵙鵙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斿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

王肅次
幽詩先
後不信
識緯

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斝作在東山之
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
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
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
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
及昔作又宗本之漢沈按改

此處缺七月二字宗本之漢沈按改

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

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

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
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已說避
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
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
避故為此說案鷓鴣之傳言宜亡二子則毛無
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辟

①七月流火心星既中而下

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
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
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
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
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
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
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
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言

十避辟譬僻皆同辟字故鄭云避居

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
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已說避
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
避辟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
避故為此說案鷓鴣之傳言寔亡二子則毛無
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辟

十一七月流火心星既中而下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六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竒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

吳志問
答以日
永星火
為次名
非心星

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
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
昂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立
武中虛宿也昂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
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
昂星居其中每時揔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
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
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③陽生後言日陰生後言月維建辰變例

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
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
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
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
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
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三朔
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
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
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

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陽氣初動物以牙孽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萇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

三之四
二之日
十餘則可

十管亦不字年同
初始
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

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

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孽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

三之四
之日乘
上數猶
言十三
月為正

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蔓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十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

元命苞曰周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

⑤田畯至喜鄭讀為饁孫毓非之

之下脫大字字本為田畯補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第七行時字下脫特命之主頁田畯之事百字本為

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

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喜讀為饁饁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

毓云小民畊農妻子相饁雖有糞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壑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殮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

⑥釋倉庚懿筐微行柔桑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

元命苞曰周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

⑤田畯至喜鄭讀為饁孫毓非之

典農之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喜讀為饁饁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

毓云小民畊農妻子相饁雖有糞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殮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

⑥釋倉庚懿筐微行柔桑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
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桑柔穉桑也蠶始
生宜穉桑

⊕ 春秋漏刻正等而遲遲淒淒異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
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
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
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
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
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惟覺寒氣襲人故
以淒淒言之

⊕ 豳有風雅頌籥章注與詩注小殊

籥章之注與此小殊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
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
畊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
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
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

⊕ 載績言麻事起為公子棠厚所貴

墨管作黑宋本二誤沈校改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墨

十三

惟舉玄

黃由祭

服尊

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正義曰染色

惟舉玄黃傳解其意由祭服尊

二女桑柔桑亦曰萋桑葉之新生

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

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萋桑取周

易枯楊生萋之義萋是葉之新生者

二鵙即伯勞伯趙五月鳴應陰氣

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

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

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鷓鴣而大陳思王

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

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

鵙故以其音名

惟舉玄十一
黃由祭
服尊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墨
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
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
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
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正義曰染色
惟舉玄黃傳解其意由祭服尊

二女桑柔桑亦曰萋桑葉之新生

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
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萋桑取周
易枯楊生萋之義萋是葉之新生者

三鵙即伯勞伯趙五月鳴應陰氣

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
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
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鷓鴣而大陳思王
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
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
鵙故以其音名

三 幽地晚寒孫毓言其不然

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

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幽地大率晚寒箋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穠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

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獲稻月令仲秋云天子
以叔嘗以井宗奉之保沈校改九月菑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

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
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寒
晚者由寒氣晚至故畊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
寒者謂溫氣晚則鳴鵙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
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
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
明晚溫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
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
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
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獲稻乃
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
晚也

⑤二 方言蝮蟬一物夏小正二物

方言曰楚謂蟬為蝮宋衛謂之蟪蝮陳鄭謂之
蝮蝮秦晉謂之蟬是蝮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
蟲又云蝮寒蝮郭璞曰寒蝮也似蟬而小青赤

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菽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寒晚者由寒氣晚至故畊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鳴鵙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

⑤二 方言 蜩蟬一物夏小正二物

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蟥蜩陳鄭謂之蜎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蜎寒蜩郭璞曰寒蜎也似蟬而小青赤

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蛸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蟪蛄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⑥王瓜王萑秀萸未知同否

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萑生夏小正云王萑秀未間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萑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萑生田中葉青刺人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萸先萸草故云

此處缺實字下行六缺萸以否三字余亦
月沈校及補

物成自秀萸始

⑦在野至床下皆蟋蟀以三物著寒漸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正義曰斯螽蚣蝢釋蟲文又云韃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

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蛭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蟾蜍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⑥王瓜王萇秀萇未知同否

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萇生夏小正云王萇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萇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萇生田中葉青刺人有七月采蔭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萇先萇草故云

物成自秀萇始

⑦在野至床下皆蟋蟀以三物著寒漸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正義曰斯螽蚣蝢釋蟲文又云韃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

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鷄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以入我床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窳室言窮塞堽戶以泥塗戶北出牖嚮以室是室故窳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啟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

嚮牖屬此為寒之備不塞南窓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堽戶明是用泥塗之

○鬱車下李萸萸李剝棗就樹擊之

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萸萸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

四株莫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莫李即莫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

眉壽老

者豪眉秀出

①三

春酒凍醪即清酒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

②三

九月叔苴拾取麻實以食

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蕢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以麻九月初孰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③三

宅在都田在野治禾於場納於倉

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

菰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
 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
 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
 者丞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為菜之
 別稱故書傳謂菜為茹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
 種後孰謂之重後種先孰謂之糝相傳為然無
 正文也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
 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
 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
 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惟言既
 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
 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糝四種而已
 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
 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
 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⑤三 塞向都邑之屋乘屋野廬之屋

乘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為升也箋

禾是黍
 稷大名
 麻菽麥
 無禾稱

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⑥三 其始播百穀為祈來年于公社即蜡臘

月令三祈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祀于

洪公上二字燭

板模糊仍之問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

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群牲割之臘謂

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祈

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

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

此陳幽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

天故也

⑧三 凌人斬冰之月即納此詩藏晚出早

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

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彼

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

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⑥三 其始播百穀為祈來年于公社即蜡臘

月令祈天宗諸社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群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祈

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幽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⑧三 凌人斬冰之月即納此詩藏晚出早

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

仲春夾
鐘用事
鄭云大
蔟律統

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體不得為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二月律中夾鐘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為律夾鐘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四日在北陸藏冰西陸朝覲而出謂虛昴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

服以西陸朝覲為春分奎晨見與鄭異

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
前一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覲
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
見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
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
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
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
此冰也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
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

杜云日在昴畢

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
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
大夫已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
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
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
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
同者以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
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謂四
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昴爾雅

正文西陸朝覲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

④云火出而畢賦謂不可必其月

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

⑤傳兩尊曰朋鄉人以狗大夫加羔羊

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序以正齒位三命齒於國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

云下脫正字字存

沈據原注補

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

正文西陸朝覲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

④云火出而畢賦謂不可必其月

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

④傳兩尊曰朋鄉人以狗大夫加羔羊

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

此黨飲而言鄉人黨亦名鄉飲

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

四鄭以鄉飲無羊謂此國君大飲羣臣

燕猶六尊饗而用酒謂兩兩並設

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有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幽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尚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

尊也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
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
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

④公堂謂學校以黨飲大飲俱教孝弟

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
乎當作于字年之誤沈按公疏改
而飲酒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

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
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
鄉人之事得稱公也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
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
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
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
謂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
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黨於
序學知國君於大學

④無毀我室傳云周室箋云世臣之位與之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鴟鴞

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室亡二子不可

尊也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
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
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

④公堂謂學校以黨飲大飲俱教孝弟

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
而飲酒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
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
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
鄉人之事得稱公也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
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
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
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
謂大學也知在太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
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黨於
序學知國君於大學

④無毀我室傳云周室箋云世臣之位與之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鷓鴣
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宣亡二子不可

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鷓鴣者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寔之也室猶巢也鷓鴣言已取我子者
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
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
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
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
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
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
之由然

鷓鴣似黃雀而小有鷓鴣巧婦等八名

郭璞曰鷓鴣類山陰陸佃曰先儒以鷓鴣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鷓鴣繼鷓鴣言狂茅鷓鴣

正義曰鷓鴣鷓鴣釋鳥文舍人曰鷓鴣一名鷓鴣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陸璣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為窠以麻紮之如刺鞮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鞮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鷓鴣之意惟能

此上一字多本元扶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鷓鴣非不愛

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鷓鴣者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宜之也室猶巢也鷓鴣言已取我子者
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
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
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
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
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
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
之由然

鷓鴣似黃雀而小有鷓鴣巧婦等八名

郭璞曰鷓鴣山陰陸佃曰先儒以鷓鴣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鷓鴣繼言狂茅鷓鴣也

正義曰鷓鴣鷓鴣釋鳥文舍人曰鷓鴣一名鷓鴣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陸璣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為窠以麻紮之如刺鞮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鞮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鷓鴣之意惟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鷓鴣非不愛

曰巧婦
偶與鳩
鴉之別
名同與
爾雅所
載寶兩
物也

子正謂重其巢室也

⑤鄭謂成王罪公屬黨王肅設三非

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滕云罪人斯
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滕注云謂之
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
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為取象鴉
鴉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
金滕於名之曰鴉鴉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
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王肅云案經傳內外
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
一也設有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
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
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
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滕
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
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加刑

⑤王肅謂興周室積累艱苦同傳

鄭以為鴉鴉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

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
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
官位土地王肅云鷓鴣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
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
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
鄭為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
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
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⑤予手口盡病以成室家喻周先王

予手至室家毛以為鷓鴣言已作巢之苦予手
撒搨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
者皆是余之所畜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
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
得成此王業

③⑤譙譙殺消消敝翹翹危曉曉懼

傳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
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弊也定本消消
作脩脩也傳翹翹危曉曉懼正義曰皆釋訓文

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

所栗搖則鳴音曉曉然而懼

上方缺東山二字

字案缺沈校補

周公西悲念管叔鄭以歸士念西

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

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

則念西而悲也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

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

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

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

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

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

五五勿事行枚銜枚之枚

行枚 正義曰枚微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

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啣之有

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六五果羸至熠燿五物室無人則然

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

鹿場熠燿宵行果羸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

毛衡鄭
銜王戶
剛反

卷八

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曉曉然而懼

④周公西悲念管叔鄭以歸士念西

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

⑤勿事行枚銜枚之枚

行枚 正義曰枚微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啣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毛銜鄭 銜王戶 剛反

⑥果羸至熠燿五物室無人則然

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腫鹿場熠燿宵行果羸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

曹植(五)螢
火論謂
螢火非
火
熒熒
鬼

長跖也。町疃，鹿跡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正義曰：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

○(五) 鸛鳴于垤，將雨。婦念行者之苦。

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垤，塹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穹，窮室。塞，洒灑。埽，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

○(九五) 有藁瓜苦云云，言我心苦事又苦。

有藁瓜苦，烝在粟薪。藁，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馬瓜之辨，有苦者以喻。

其心苦也烝塵粟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粟裂同也

○六 鵲鳴螿塚由水泉上潤穴處先知

舍人曰蚘蜉即大螿也小者即名螿也然則螿是小蚘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溼鵲鳥

鳴于其上故知垤是螿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螿避溼而上塚

○六 鵲知將雨則喜巢中為池食鷓

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璣

疏云鵲鵲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

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盃望見人按

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

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

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

旱災

○六 傳以禱為禕亦曰悅郭璞今香纓

親結其禕九十其儀禕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

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正義
 曰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禕禕綏也孫炎曰禕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
 因名為禕綏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
 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禕謂母送女重結
 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為幌巾失之也
 母戒女禮施衿結幌士昏禮文彼注云幌佩巾
 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
 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
 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幌則先以佩訖
 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幌證此結禕則如孫炎之
 說亦以禕為幌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
 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禕為香纓
 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幌此言結禕
 則禕當是幌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
 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
 是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破斧

④四國流言謂管蔡商奄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
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
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
也謂之謂管作請弟年二僕伏校改
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謂
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
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
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
薄姑者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
不從也

④破斧缺斨傳毀禮義箋毀成王周公

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
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
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
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
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
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
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
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
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
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
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謂
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
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
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
薄姑者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
不從也

④破斧缺斨傳毀禮義箋箋毀成王周公

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
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
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
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
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
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
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
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

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

⑤六 鄭書注周公歸後東征與毛異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是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事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

⑥六 祿父管叔皆殺蔡叔放奄君遷於齊

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剪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

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者謂殺其身執其家澹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伐柯

⊙伐柯刺朝廷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

疑周公

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

者成王

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

明周公

禮是以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

非刺臣

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

當刺之王何以獨刺朝廷毛氏雖不注序推鴟

鴟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

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

惟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

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

事字下朕對

字字亦同伏校補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

羣臣

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

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

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者謂殺其身執其家溍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伐柯

①伐柯刺朝廷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疑周公
者成王
明周公
者羣臣
非刺臣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

漢魏稱
人主為
國家朝
廷不指
羣臣

當刺之王何以獨刺朝廷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惟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

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④傳斧喻公柯喻禮云禮義治國之柄

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

⑤匪媒不得箋欲使人勸迎周公孫非之

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為媒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况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

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
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

③毛以所願釋伐柯鄭謂人心王謂恕施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
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
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
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
以知之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
人則不遠箋以為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
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其則不遠彼
言猶以為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
意

九罭

④九罭序無傳箋意與伐柯同

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
廷之不知也此序與柯^伐盡同則毛亦以為刺成
王也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
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

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之後

傳意九罭不可鱒鮒箋取物各有器

九罭之魚鱒鮒興也九罭綏罟小魚之網也鱒鮒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鮒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

者書作有字平二侯沈叔改

有其禮正義曰釋器云綏罟謂之九罭九罭魚謂魚之所入者九囊也郭璞

網罟今
百囊網
鱒似鱒
鮒即鱒

曰綏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鮒樊光引此詩郭璞云鱒似鱒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鮒魚為鱒陸璣疏云鱒似鱒魚而鱗細於鱒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綏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

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之後

傳意九罭不可鱒鮐箋取物各有器

九罭之魚鱒鮐興也九罭綾罟小魚之網也鱒鮐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鮐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正義曰釋器云綾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者九囊也郭璞曰綾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鮐樊光引此詩郭璞云鱒似鱠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鮐魚為鱒陸璣疏云鱒似鱠魚而鱗細於鱠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綾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

鱒似鱠
鱒即鱠
百囊網
網罟今

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⑥毛王鴻不宜循渚箋同但避居意異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往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興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為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

⑦毛謂王有衮衣不迎公鄭東人留公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為之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王所賚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正義曰毛以為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衮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以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

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
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
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
之人欲留周公之辭

狼跋

④鄭以不失其聖不惑不怨終始無愆毛小異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
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
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正義曰毛不注序必知
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
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為大師當退有難也傳
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克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
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
是不失聖也

⑤傳公孫謂成王箋周公遜避

狼跋其胡載囊其尾興也跋躡囊踰也老狼有
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
失其益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
居都也退則踰其尾謂

都上脫東字

字存同沈校補

之而居都也退則踰其尾謂

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

狼跋

○鄭以不失其聖不惑不怨終始無愆毛小異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正義曰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為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克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傳公孫謂成王箋周公遜避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跋躡疐踳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都也退則踳其尾謂

朱呂取鄭

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鳥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於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大師履赤鳥几几然

⊕赤鳥王服之上屨上公亦得服

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鳥黑鳥注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是鳥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鳥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鳥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爵弁纁屨黑絢纁純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纁縫中紉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

績次云凡凡絢貌謂鳥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績次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鳥必如績次鳥色赤則絢亦黑也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為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屨赤鳥

⑧孫毓云未有稱天子為公孫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毛詩要義卷第八

毛詩要義卷第九 小雅鹿鳴至南陔等

○二雅正變各三王皆在豐鎬時作

大小雅譜

小大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

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

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

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

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

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

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于鎬魚

文居豐
武居鎬
幽以上
皆鎬懿
暨犬丘

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暨居之非遷都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

③ 疏以言王者文王稱王後作稱諡者崩後作縣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諡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棧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諡又不言王或

首當作前
字年誤伏板改
未稱王之首也

④ 疏謂文王小雅其事多在未稱王前

文居豐
武居鎬
幽以上
皆鎬懿
暨犬丘

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暨居之非遷都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

③ 疏以言王者文王稱王後作稱諡者崩後作縣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諡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棧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諡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首作也

④ 疏謂文王小雅其事多在未稱王前

文王

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末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惟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

⑤服虔皇甫小雅無成王詩非毛鄭旨

傳下常脫又字常多同

此校改補

傳曰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以下至鳧鷖

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
 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
 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
 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
 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
 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
 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
 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太
 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
 六月之序何當廢闕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
 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
 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
 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
 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
 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
 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⑥傳言金奏肆夏譜言歌歌必以鐘

傳下

白

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曰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闕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⑥傳言金奏肆夏譜言歌歌必以鐘

師下版以鐘

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二字字亦向沈校補奏之春官鐘師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

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譜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

⑦歌在堂上衆聲堂下

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上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牧伯下版也

字亦向沈校補王燕元奕計歌頌合大雅次小國歌大雅合小雅

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

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

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譜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

⑦歌在堂上眾聲堂下

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上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明在堂下眾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⑧王燕元侯升歌頌合大雅次小國歌大雅合小雅

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

按此句與前句

不...
...
...

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

⑨鄉歌小雅燕合鄉樂有取下就

用樂自有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王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

⑩笙間管舞之詩無文以言

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

王嘗作工字本

六誤沈校改正

之禮王歌鹿鳴合鄉樂故鄭

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

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

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

有輕重也

⑩笙間管舞之詩無文以言

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

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

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

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

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

毛詩要義卷九

六

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

⑨ 鄉歌小雅燕合鄉樂有取下就

用樂自有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王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

⑩ 笙間管舞之詩無文以言

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

王當作工

下

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

①王道衰詩兼美刺謂之變雅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役

厲宣幽
之詩惟
厲詩稱
諡不明

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諡自顯唯厲王小雅諡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

沈梅帶武下者有六篇小雅自五合字
脫疏補入

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

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

⑩王道衰詩兼美刺謂之變雅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役

厲宣幽
之詩惟
厲詩稱
諡不明

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諡自顯唯厲王小雅諡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

沈梅
卷六
毛詩要義

十月等

詩今皆

云刺幽

王蓋毛

車小明都人士繇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

⑩以史記厲王本末考之可知者維十篇

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嚴虐又三年而出奔則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兩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

檢下股抑字宋本同沈校補

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
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
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
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
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
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
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

可詳也

④宣王之衰有漸自三十九年後大衰

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
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於千畝
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
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
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
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
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

毛詩要義卷九
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也

④宣王之衰有漸自三十九年後大衰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

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
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
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
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
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
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
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矣
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
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
誨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
廢羌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

⑤十 宣王德衰後以斯干無羊終著其始善

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
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而不改則規正之規而
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
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
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

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善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于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

①幽王之惡三年始八九年極十一年終

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其廢去之年月皇

甫謚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

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

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

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

室始騷謚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

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

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

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感國百里

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

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車牽序云褒姒
嫉妬小弁言天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
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
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
後也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
後者蓋多矣

④變雅以體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
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
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
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為隨政美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

⑤二雅大小自有體

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
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
之倫也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非當作誅字李曰漢代校
改正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
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
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

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車牽序云褒姒
嫉妬小弁言天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
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
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
後也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
後者蓋多矣

④變雅以體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
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
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
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為隨政美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

⑤二雅大小自有體

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
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
之倫也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非而不
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
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

詩經

毛詩要義卷九

七

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

注二口而作之而皆作宜字孝之漢伏孔疏改擬諸其形容象其物而作者

第四口信下脫以字字孝內沈叔補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

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厲王

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

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

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

常棣作於武王崩後而列於文王詩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

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

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

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以管蔡之罪

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

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

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

上之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

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

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

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
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而作者
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
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厲王
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
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
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

④常棣作於武王崩後而列於文王詩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
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
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
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以管蔡之罪
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
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
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
上之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
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

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于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于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

①十月之交等四詩本刺厲王毛公移之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詰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詰訓刊定先

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②毛公移四詩欲以宣王繼小雅正經

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闕者以聖賢垂法
因事寄意厲王戾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
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
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
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于
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
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
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
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
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
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闕矣明於其中
宋奉同沈校補

焉

鹿鳴

③鹿鳴飲幣謂酬幣食幣謂侑幣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

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①毛公移四詩欲以宣王繼小雅正經

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闕者以聖賢垂法
因事寄意厲王戾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
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
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
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于
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
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
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
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
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
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闕矣明於其中
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于十月之交檢而屬
焉

鹿鳴

②鹿鳴飲幣謂酬幣食幣謂侑幣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

鹿鳴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③食賓有勸飽之幣飲有送酒之幣

小雅篇

次燕饗歌

詩二節並卷末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

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

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

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

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

禮之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

食禮無

爵可送

琥璜爵

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

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

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

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

有幣謂酬幣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

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

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

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

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

此唯言此唯言
饗食之饗食之
幣燕唯幣燕唯
好貨無好貨無
他文他文

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
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
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
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
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
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示我周行毛云至道鄭寘我周列位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
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

謂當作位 宋本六誤沈校改 之于周之列謂言已維賢是

用物物至周行毛以為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
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
乃翰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
句為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
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
示也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
此不得異耳下云視民不忮乃作視字此則為
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

此唯言（五）
饗食之幣燕唯
好貨無他文

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六）示我周行毛云至道鄭寘我周列位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

德善我者我則置之

于周之列謂言已維賢是用嘏嘏至周行毛以為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

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翰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

句為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

示也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耳下云視民不眇乃作視字此則為

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

⑦二鄭不見古文引張霸尚書

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眉
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眉征文鄭誤也
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
書故不同耳

⑧視民不佻鄭示民不愉視古示愉為薄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
佻愉也是則是倣言可法倣也箋云德音先王
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

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

禮記上脫正義曰

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倣
言其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

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
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
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
示俗誤行之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
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
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

⑤鄭不見古文引張霸尚書

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

⑥視民不怵鄭示民不愉視古示愉為薄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怵愉也是則是倣言可法倣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

禮於旅也

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倣言其賢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

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

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

愉音史說文訓為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

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宋本作愉若然鄉飲

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

德下字亦二誤宜沈校接為德可則傲也以德

鄭注禮周行德音與此異注禮在先

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

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

周行為至道至注詩後更為別解

十三燕樂嘉賓之心謂致樂以得其志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

下不字字下者有餘字字下能脫沈校志不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四牡 四四牡文王為西伯時王勞使者之樂歌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

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

樂之

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

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

愉音史說文訓為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

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宋本作愉若然鄉飲

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

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傲也以德

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

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

周行為至道至注詩後更為別解

⑬ 燕樂嘉賓之心謂致樂以得其志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

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

其力

四牡 ⑭ 四牡文王為西伯時王勞使者之樂歌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

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

樂之

補注

補注

③燕鄉皆歌小雅之三以文王為法

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

款嘗作系常齊之誤也故改正云作歌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

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

以明上下

④臣受命出使舍幣乃行故不皇啟處

不遑啟處遑暇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於禰

乃行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

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於禰注云告為君使也

又曰釋幣於禰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為

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

記嘗作既字平二誤快板依孔疏改禮記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

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

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

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

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

此臣受命者別也

③燕鄉皆歌小雅之三以文王為法

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歌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

④臣受命出使舍幣乃行故不皇啟處

不遑啟處遑暇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於禰乃行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

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於禰注云告為君使也

又曰釋幣於禰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為

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

行之事也如聘禮記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

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

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

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

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

此臣受命者別也

張公何意

張公何意

四三 離名夫不鳥之慤謹者

翩翩者離載飛載下集於苞栩離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相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正義曰釋鳥云離其夫不舍人曰離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離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鳩祝氏司徒祝鳩離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受當作慶字本誤沈依孔疏改心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受

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

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

五三 經謂使臣光君命序謂君命使光華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徑上版巨義同三字第本同沈校補

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

所以得光華者序馳驅訪善故為此次也序以

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

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

④ 離名夫不鳥之慤謹者

翩翩者離載飛載下集於苞栩離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正義曰釋鳥云離其夫不舍人曰離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離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鳩祝氏司徒祝鳩離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鴉鳩也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受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

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

⑤ 經謂使臣光君命序謂君命使光華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馳驅訪善故為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

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

⑥三 每懷靡及鄭謂懷其私則事無及駢駢征夫每懷靡及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疏引外傳全文此偶不錄毛鄭盖有所本

⑦三 周爰咨諏毛鄭皆以春秋內外傳為據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之訪問求善道也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也左傳曰訪問于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

皆下朕出字字本句伏校補

親戚之謀為詢此皆於外傳

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

⑥三 每懷靡及鄭謂懷其私則事無及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疏引外傳全文此偶不錄毛鄭盖有所本

⑦三 周爰咨諏毛鄭皆以春秋內外傳為據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之訪問求善道也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于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

經義

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惟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于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

③既獲五善猶云靡及則成六德

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

六德是傳之所據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

也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

知此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于

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得於彼同云得

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

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

也傳曰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

云已將無及於事則成六德

常棣

⑨常棣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召穆公歌之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

常上脫作字宋本同沈校从孔疏補

此詩而正義曰此解所以常棣之

意咸和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

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

親兄弟也但召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

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左傳曰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

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

云已將無及於事則成六德

常棣

常棣周禮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召穆公歌之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

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常棣之

意咸和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

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

親兄弟也但召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

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左傳曰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

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

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

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

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

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

此處擗寫係上數行沈校本脫數字此本排勻寫下故須擗寫以符行款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④二叔鄭賈云管蔡馬融周仲文夏殷末

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

故鄭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

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

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

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問者以昭六年左傳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

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

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夏夏殷之末不

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

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

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

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

張上脫志字字存同沈校補

此二叔世故鄭賈云管蔡馬融周仲文夏殷末

海內無雙

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④二叔鄭賈云管蔡馬融周仲文夏殷末

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

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夏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

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④鄭以鄂不韡韡不當作拊言鄂足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

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

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

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

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

④脊令而在原失其常處故求類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難渠也飛則鳴行則

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

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

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

④兄弟內鬪外禦雖有良朋填久無助

兄弟鬪於牆外禦其務鬪很也箋云禦禁務侮

也兄弟雖內鬪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

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

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寘塵同正義曰

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

不如字
又芳浮
又牙于
反

務如字
又音

真字音

上方寘字當从穴宗
本六漢沈校增

伐者作侮字本同漢沈校改

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④鄭以鄂不韡韡不當作拊言鄂足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

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

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

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

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

④脊令而在原失其常處故求類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

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

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

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

④兄弟內鬪外禦雖有良朋填久無助

兄弟鬪於牆外禦其務鬪很也箋云禦禁務侮

也兄弟雖內鬪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

戎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

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寘塵同正義曰

他人侵伐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

不如字
又芳字
又牙字
反

務如字
又音

填字音
田與

寘同

又依

古音

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

④安寧相琢磨則兄弟不如友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⑤不脫屣升堂立飲曰飲飲為私大於燕

此處有上方嘗有儻及字字字漢在二
十八葉合改移于此

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正義曰飲私釋言文孫

炎曰飲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飲又

曰立成禮烝而已飲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

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

脫屣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

由坐而脫屣明飲立則不脫矣以私在路寢堂

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

知飲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

有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

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

④安寧相琢磨則兄弟不如友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⑤不脫履升堂立飲曰飫飫為私大於燕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饋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飫禮焉聽朝為公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

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

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

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

脫履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

由坐而脫履明飫立則不脫矣以私在路寢堂

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

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

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

禮飲二字宜回易字本上漢例也校
改正

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又曰飲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飲燕禮異序曰兄弟此陳飲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飲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不必和樂下章之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飲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④王同姓大夫之婦名宗婦同姓女名內宗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

沈校翕合二字宜衍第本同今

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

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族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

燕禮

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禮飫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④王同姓大夫之婦名宗婦同姓女名內宗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翕合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族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

燕禮

王燕宗族宗婦
內宗從
后于房
中

人當是之字之誤
校正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與卿大夫者春秋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謂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
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
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
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
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于大夫及士者
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

王燕禮亡鄭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

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
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
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
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
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
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
朝廷臣者如宗子與族人可知曲禮曰男女不
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
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

王燕宗族宗婦
內宗從
后于房
中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與卿大夫者春秋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謂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
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
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
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
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人有爵者注云內女王
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于大夫及士者
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

王燕禮
亡鄭假
宗子與
族人燕
為說

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
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
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
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
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
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
朝廷臣者如宗子與族人可知曲禮曰男女不
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
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

之上脫族人二字字本同沈以孔疏補

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

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伐木

④先言朋友見總名別言故舊

父舅之辨見卷末

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

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為燕所以倒也舊

則不可更擇新交非賢不友故變朋友言友賢

⑤丁丁嚶嚶有相切直之義

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

許呼古

⑥傳伐木許許柿貌

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聲

沈按詩釋義作例
聲當作凡

詩經

卷九

三

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伐木

④先言朋友見總名別言故舊

父舅之辨見卷末

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

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為燕所以倒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非賢不友故變朋友言友賢

⑤丁丁嚶嚶有相切直之義

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

許呼古切

⑥傳伐木許許柿貌

柿字廢門九反

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聲

詩經

三

漉酒以三篚曰釀以藪曰漉以藪曰漉漉即縮

而有柿也以篚曰釀以藪曰漉者篚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篚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因釀言漉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僖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貢無以縮酒是也蕝美貌釀所宜所餘所寄蕝音叙

三五燕族人用斝天子禮異諸侯

此有酒有斝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享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斝而已是非饗明矣今燕禮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斝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牲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義下脫曰字三字本同沈校改

三有釀酒謂饗禮無太牢牛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

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陳其黍稷謂為食禮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

漉酒以三篚曰醜以四藪曰漉以漉即縮

而有柿也以篚曰醜以藪曰漉者篚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篚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因醜言漉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僖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貢無以縮酒是也藪美貌

醜所宜所餘所寄藪音叙

三五燕族人用斝天子禮異諸侯

此有酒有斝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斝而已是非饗明矣今燕禮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斝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牲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四五此謂食禮乃有醜酒謂饗禮無太牢

正義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陳其黍稷謂為食禮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

此竹器也

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

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穀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釀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豕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粢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

六五乾餼為乾食滑訓黃酤一宿酒鄭為買

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

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

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滑涕之

上方毛鄭三字守亦

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

又沽用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躑躑然興舞以樂我是

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

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滑酒矣言已率有閒暇而

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

天保

七五鄭謂周公改夏禘為禴而文王詩易已有禴

燕言諸
父食言
諸舅互
文

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
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
穀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釀酒并為一事亦不得
為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
豨也但於肥豨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
粢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為一禮上句為燕
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

六五 乾餼為乾食滑訓黃酤一宿酒鄭為買

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

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

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滑涕之

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

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躄躄然興舞以樂我是

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

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滑酒矣言已率有閒暇而

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

天保 七五 鄭謂周公改夏禘為禴而文王詩易已有禴

酤 毛音 戶鄭 音故 又沽

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初新菜可酌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烝嘗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

⑤先公諸注不同或數稷或不數

先公謂后稷至諸盥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盥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紘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盥天作箋云諸

蓋至不窳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
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后稷周
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
數之

采薇

九五 歌采薇遣戍文王為西伯詩

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
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
杖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杖杜以
休息之

十六 師不踰時采薇豫告以仲春涉冬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處玁狁之故玁狁

師下脫出字

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啟跪也

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

曉之也采薇至之故正義曰序其中情告之是

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

仲春涉冬若不預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

蓋至不窳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
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后稷周
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
數之

采薇

九五 歌采薇遣戍文王為西伯詩

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
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
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
杖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杖杜以
休息之

十六 師不踰時采薇豫告以仲春涉冬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處玁狁之故玁狁
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啟跪也
古者師不踰時今微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
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
曉之也采薇至之故正義曰序其中情告之是
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
仲春涉冬若不預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寗歸期

采薇

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
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因高宗
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
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

①歲亦陽止謂陽月

後當作復
補校正

始以誤沈依孔疏

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
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

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
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

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

毛云陽
也亦謂
十月

歷陽月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

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

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

②十月無陽而名陽其實陰陽恒有

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
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
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
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萸

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
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因高宗
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
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

⑥歲亦陽止謂陽月

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
始陰消陽息後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
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
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

毛云陽
也亦謂
十月

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
歷陽月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
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
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

②十月無陽而名陽其實陰陽恒有

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
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
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
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萸

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③六 嫌於無陽鄭作慊與謙孫炎鄭徒仍作嫌
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
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
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謙謙雜也陰謂此上
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
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
六爻辰在巳以為義至四月故消息為乾非十
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為心邊兼鄭讀從水邊
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
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

④六 卿以上所乘車皆曰路此將帥命大夫

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
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
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驩卒赴于晉晉
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
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
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⑤六 侵伐戰三傳說異鄭參取以釋三捷

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狃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

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畧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敗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⑥六 小人所腓傳云辟箋易為庇

傳腓辟正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庇言戎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曰公族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

紕音計

⑥六 象弭象骨為弓反末亦解紕

弭者弓梢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陸璣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傳云解紕不知解

魚獸之
皮為天
服知雨
知潮

何繩之紆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紆也兵車三人
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曰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紆者御人自當佩
觶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
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
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紆可以助解之耳
非專為代御者解紆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
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
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上方缺出車字案
李向沈校補

遣將帥戍役同歌同時反勞之則異
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
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言出車設旒將憂僕瘁示知其勞

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
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
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

魚獸之
皮為天
服知雨
知潮

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
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曰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
觶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
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
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
非專為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
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
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上方無
李向中

遣將帥戍役同歌同時反勞之則異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
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言出車設旒將憂僕瘁示知其勞

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
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
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

第百千字上脫上字字字向必校補
第百千字上脫上字字字向必校補

旄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旄

旄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旄旄者乎言皆旄旄然
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
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
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
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
也

①勞還帥謂軍吏伍長以上

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
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
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
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
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
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
曰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旒百

旄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旄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旄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

○勞還帥謂軍吏伍長以上

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旄百

第百千章
旄於戎車之上矣
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旄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

官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

②城朔方謂築軍壘蓋散文城築通

知謂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

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

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

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

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③古無紙書之簡以相命為簡書

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

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以簡書

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

恤之謂也

④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

嚶嚶至西戎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

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

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與之焉

⑤憂我父母鄭謂憂其夫不與北山同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

杜杜

此檀車四壯謂甲士所乘非庶人得乘

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憚憚四牡瘡瘡
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憚憚敝貌瘡瘡罷貌正
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
杞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
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
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
父母與此同也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
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
曰伐輪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

之字上脫役字宋本同此校補

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夫

以從征之故洪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

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魚麗魚麗物盛言取有時用有道

魚麗于罍鱮鱮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鱮揚也鱮鮓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

鮓待何反

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
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
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罽羅設是以天

此檀車四壯所謂甲士所乘非庶人得乘

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憚憚四牡瘡瘡
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憚憚敝貌瘡瘡罷貌正
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
杞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
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
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
父母與此同也正義曰此戎役之妻說君子所
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
曰伐輪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
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夫
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
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魚麗

魚麗物盛言取有時用有道

鮐待何反

魚麗于罟鱮鱮麗歷也罟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鱮揚也鮐鮐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
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
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
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罟羅設是以天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
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
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⑤留寡婦筍鱮黃頰魚鯊吹沙

歸上脫故字宋本同沈校補

易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

作也鱮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鱮
一名黃楊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
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
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鮪釋魚文郭璞曰今吹
沙也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
沙此寡婦筍而得鱮鯊之大魚是衆多也

⑥孟春孟冬皆獺祭魚聚魚以祭先

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
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
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
冬上服孟冬孟春曰沈校補 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

⑧仲春鷹化鳩仲夏化鷹八月當全為鷹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
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
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① 罟寡婦筍鱮黃頰魚鯊吹沙

以薄為魚筍其功易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
作也鱮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鱮
一名黃楊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
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
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鯊鮑釋魚文郭璞曰今吹
沙也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
沙此寡婦筍而得鱮鯊之大魚是衆多也

② 孟春孟冬皆獺祭魚聚魚以祭先

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
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
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
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
冬矣

③ 仲春鷹化鳩仲夏化鷹八月當全為鷹

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

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

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

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

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大班

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罽羅設故據此

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罽羅設則

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

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射獺相對為十月事也

①如春薦秋膳之屬得殺惟不可故獵

王制直言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示人禁取

麇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

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

薦韭卵秋膳犢麇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

獵以取之

②傳鱧訓鮰鯉訓鮎郭璞四者各一魚

傳鱧鮰正義曰釋魚云鱧鮠舍人曰鱧名鮠郭

璞曰鱧鮰徧檢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鱧鮠若作

鮰直冢反

上方必字下書有殺字
補 弟亦曰訣沈校本支

仲秋行
羽物十

仲秋行
羽物十
月設爵
羅順始

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
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
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
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
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大班
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爵羅設故據此
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爵羅設則
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
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射獺相對為十月事也

○如春薦秋膳之屬得殺惟不可故獵

王制直言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示人禁取
麇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
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
薦韭卵秋膳犢麇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
獵以取之

○傳鱧訓鮰鯉訓鮎郭璞四者各一魚

魚直豕反
璞曰鱧鮰徧檢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鱧鮰若作

毛詩要義卷九

毛詩要義卷九

九

鮎乃兼反

鮎似與郭璞正同傳鯁鮎正義曰釋魚有鯁鮎郭璞曰鯁今鯁頷白魚也鮎別名鯁孫炎以為鯁鮎一魚鯁鮎一魚郭璞以為鯁鮎鯁鮎四者各為一魚

④南陔等三篇燕鄉皆用孔子時猶存

南陔白華華黍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此處上方字序僅存家黃三字可辨必據釋文補之末行只存相字後云補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

毛始以詩義各置篇端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什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而非孔子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跡其所用亡之早免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

笙下既入字字序仍視以校補

用之也曰笙立于縣中奏南

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於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於堂下鼓南北而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鄭據一而言之耳

鮎乃兼反

鮎似與郭璞正同傳鯁鮎正義曰釋魚有鯁鮎郭璞曰鯁今鯁頷白魚也鮎別名鯁孫炎以為鯁鮎一魚鯁鮎一魚郭璞以為鯁鮎鯁鮎四者各為一魚

④南陔等三篇燕鄉皆用孔子時猶存

南陔白華華黍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

毛始以詩義各置篇端推改什首

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什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而非孔子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跡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於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於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鄭據一而言之耳

內治始燕臣外治終勞還篇各有次

沈拙此處上方有四字惟
補二字可辨上三字缺

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
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
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
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
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
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

事也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
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
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
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
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
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
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

毛詩要義卷九
六八 內治始燕臣外治終勞還篇各有次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

沈氏曰
補二分
詩序三

治者作洽字本六法他校改

又賦之可以

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
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
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
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
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
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
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芾遣戍役遣則欲其同
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杖杜以

事重者
為常歌
故鄉飲
燕禮皆
歌小雅
之三

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
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吹南
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
清絜故次白華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多人
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
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
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
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

台
卷之九

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
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
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
既治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
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
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
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
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遺戍役遣則欲其同
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扶杜以

事重者
為常歌
故鄉飲
燕禮皆
歌小雅
之三

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
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吹南
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
清絜故次白華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多人
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
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
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
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

毛詩要義卷九

尾

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正義

○饗燕用樂實同鄭異之為上取下就例

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

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奏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

禮記卷九

凡君臣及諸侯相於饗燕皆有

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
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
諸侯饗燕皆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
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即
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
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
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
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
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
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
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上
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
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
耳則饗燕用樂同也

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二雅譜正義

天子於諸侯稱父舅諸侯於大夫亦然

諸君亦皆字在也

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

禮記卷九

禮記

凡君臣
及諸侯
相於饗
燕皆有

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

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

諸侯饗燕皆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

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即

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

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

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

曰公與諸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

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

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

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

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

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上

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

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

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二雅譜正義

①天子於諸侯稱父舅諸侯於大夫亦然

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
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
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
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
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
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
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

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
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

十管九 牧尊於 皆為白舅且經專 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

二伯

皆十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

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分分五等為
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
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

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
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
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
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
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
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
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

牧尊於大國之君而稱之
叔父避二伯

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
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
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
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十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
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分分五等為
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
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

魯晉稱叔父衛稱叔父伯父又稱

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
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
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
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為
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
伯舅大公佐我先王是稱大公為伯舅也及齊
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
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

也皆係若字年二誤法从孔疏改

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也以

其實片三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

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

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大公受二伯命

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

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

非字下脫是唐非三字字字奉曰

沈校从孔疏補

籍談曰叔父唐叔亦受州牧

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

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

魯晉稱叔父
衛稱叔父
晉又稱叔父
伯父

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
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
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
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為
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
伯舅大公佐我先王是稱大公為伯舅也及齊
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
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

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也以
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
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
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大公受二伯命
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
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
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亦受州牧
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
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

伯父

伯父

平王於
文侯直
稱父天
子稱公
卿無文

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

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

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伐木正義

④鄭既見毛傳不改禮注然儀禮亦取詩序

摸書似摸字存二漢沈校改

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

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毛詩正義

⑤大小雅各有正經疏謂凡書非正經為傳

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

伐木正義

鄭既見毛傳不改禮注然儀禮亦取詩序

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

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

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

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

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

毛詩正義

大小雅各有正經疏謂凡書非正經為傳

沈按此條書在八共行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
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
篇為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
之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
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凡書非正經者謂之
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鄭二雅譜

毛詩要義卷第九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
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
篇為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
之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棟
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凡書非正經者謂之
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鄭二雅譜

毛詩要義卷第九

